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成书与版本线索述原

曾　抗　美

提　要　本文对朱熹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成书过程与版本源流作了较为周遭详尽的爬梳抉索，刊照甄别了十卷本与四十卷本、十卷本之间版刻系统的异同优劣，考订出张洽校定的宋椠为海内珍秘孤本，李光地翻宋本为补苴佳刻，从芜杂错节的《考异》版本系统中勾勒出此书的本事背景、嬗递流变的完整线索。

关键词　朱熹《考异》　训诂校勘　珍秘佳本

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十卷，为朱熹所撰校勘训诂专 7 著。

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实集八代之成（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）”，自云“始专专於讲习兮，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（《复志赋》）”，又云“博士臣愈，职是训诂（《元和圣德诗序》）”。李翱《韩公行状》谓其“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，而固与之并……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，莫不视公以为法。”韩文将秦、汉古文的基本特点与“气盛言宜”的理论结合，开创了“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的一代文风，在中国文坛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韩愈殁后，其诗文湮没不见者二百余年，直至宋初，欧阳修於随州大姓李氏家中壁间之弊筐中得到昌黎先生文集六卷，然其书已脱略颠倒无次第，经欧阳修多方寻求，补缀校定，虽仍卷帙不足，但也於韩集的整理有筚路蓝缕之功。韩文自经欧阳修提倡后，大行於世，书坊纷纷刊刻牟利。而韩氏讲究“词必己出”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，故其诗文遣词用语迥不犹人，不易为浅学所理解，以致俗本谬误甚多。南宋孝宗时（一一六三——一一八九），方崧卿编纂《昌黎先生文集》，参校了碑石本十七篇、唐令孤澄本、南唐保大本、秘阁本、祥符杭本、嘉祐蜀本、谢克家本、李邴本及赵德《文录》、李昉等《文苑英华》、姚铉《唐文粹》诸书，釐舛辨疑、考误徵实，甄别众本异同，撰成《韩集举正》十卷、《外集举正》十卷，当时号为精善。朱熹晚年，发现方氏校订不合韩文原意者颇多。绍熙三年，他在《跋方季申所校韩文》中认为：“今观方季申此本，雠正精密，辩订详博，其用力勤矣。但《举正》之篇所立四例，颇有自相矛盾者，又不著诸本同异，为未尽善。”且“其去取，多以祥符杭本、嘉祐蜀本及李、谢所据馆阁本为定，而尤尊馆阁本……虽有谬误，往往曲从；它本虽善，亦弃不录”（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卷一），遂在方崧卿《举正》的基础上，‘悉考众本之同异，而一以文势、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证者决之’（同上）。在版本的收集方面，除了阁本、杭本、蜀本，还参考采取了洪本、谢本、石本、欧本、荆公本、山谷本、樊本、曾本、潮本、赵本、晁本、张本、蔡本、吕本

来稿日期：1998 年 4 月 20 日。

等十几种本子。在引文考释方面，除了广泛述引各类诗集、文集之外，还引用了各种韵书、字书、史书、政书、诸子、小说、金石等大量文献资料。在此前提下核考异同，“凡方本之合者存之，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（《跋方季申所校韩文》），终於庆元三年（一一九七）勒成《考异》十卷。

《考异》的问世，使韩集得到当时最为精善的校勘考订，故为世所重。此书搜罗甚全，除韩愈弟子李汉编集和方崧卿《举正》中所收诗文外，还将《顺宗实录》、《论语笔解》等也逐一详加订正。他本所载遗文佚句为方本所删者，亦附於集后，其有疑问歧说者则存其目，以俟后贤。对于李汉因韩氏注论语“传学者”、《顺宗实录》“列于史书”而不收入集，朱熹说：“李汉之说……似未为失，然其为害，已足使《笔解》亡逸，无复真本，《实录》窳易，不成全书，是则皆李汉之为也。方氏不察而从其说，既已误矣，况今去公之时又益以远，比之当日事体又大不同，故其片文只字，名为公之作，而决可知其非伪者，皆当收拾，使无失坠，乃为真能好公之文者，固不当以一时苟简之论为限断，而直有所遗也。”（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卷九）意在网罗其全。其择善而从、判断异文正误的原则为“苟是矣，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；有所未安，则虽官本、古本、石本不敢信”（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卷一）。其精湛缜密如此，奠定了朱熹在韩学和校勘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朱子《考异》仿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和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之例，不载韩文全篇，只摘取所校字句，书以大字，而以小字夹注众本之同异和文字考订于其下，别为一书。此书既成，韩集文字遂有据依，流传日广。

此书在庆元三年完成之后，即由朱熹弟子郑文振初刻于潮州，由于其时党锢风声日紧，恐“引惹生事”，只得匿去《考异》之名刻印此书。朱熹《答刘晦伯》中谈到：“所喻（方崧卿）南安韩文，久已得之，舛讹论殊甚……昨为《考异》一书，专为此本发也。近日潮州取去，隐其名以镂板。”此一椠本因当时即流传不广，现已不复睹见，恐已逸失。

此后，南宋宝庆三年（一二二七），王伯大为便于观览，将朱熹《考异》之文打散重编，散附於韩愈全集正文各句之下。集中另广采诸家考证、释义、音辨之说，将洪兴祖《韩愈年谱辨证》，樊汝霖《韩愈年谱注》，孙汝听、韩淳、祝充等人的注解等插到其中，又自为音释，附于各篇之末。此书始刊于南剑州，即世传诸多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》四十卷本的祖本。明万历中，朱子裔孙崇沐又取南剑本重新校定刊刻，将王氏音释改附于《考异》订正文字之下。而现今通行的四十卷本，则是麻沙书坊嫌注释附于篇末不便披寻，取而散刻于韩文各句之下而成，又非王伯大、朱崇沐之书的本来面目。且屡屡翻刻，其间讹脱窳乱，不一而足，然其行世颇广，书名又标以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》，遂使人误以为此即朱子《考异》。此类椠本因诸多释义之文覆叠杂陈，不惟不便观览，反搅乱了朱氏的本旨，而《考异》原本则湮没不闻，少有翻版摹印者。

绍定二年（一二二九），朱熹门人张洽（字元德，一一六一——一二三七）任职池阳通判时，有感于《考异》原本沉寂，未有善本，故取当时所见本子，重新加以校订刊行。其时距《考异》成书时间未远，有诸多材料可资参考，且张洽本人著有《春秋集注集传》、《续通鉴长编事略》等，德行学问皆具根底，并以较严谨的态度，立志复现本师之书的原貌。此书经精于校勘训诂之学的张洽重加考订修复，不仅复现了原貌，且于卷一、卷四、卷七末三处各加上了张氏的补注，并将原附于书后的《汪季路书》一文移至卷六，卷九后附有《外集》、补遗十卷，卷十后附有赵德、欧阳修、苏轼有关韩愈文集的三篇文章，书末有张洽跋文一篇，述其校订、刊刻《考异》之缘由、经过。清人章学诚《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》云：

“康熙中安溪李厚庵相国得宋椠本于石门藏书家，重付之梓，校雠字画精密綦甚，计字十一万七千九百有奇。谛审此书，乃知俗本增删失旧观也。”经张洽釐定刊刻之《考异》，最为精善。

张洽校订朱子《韩文考异》既出，即付梓印行，但此宋椠传世极为稀少。最初见于书录的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季振宜的《季沧苇书目》：“《韩文考异》十卷。宋板。”季氏藏本几经辗转，现归山西省祁县图书馆珍藏，是张洽原刻唯一幸存的海内孤本。此本题名《昌黎先生集考异》，版框高二二九毫米，宽一六三毫米，半页十行，每行大字二十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卷首有毛晋、徐乾学、季振宜诸藏家钤记。卷末附张洽跋文一篇，作行书。美中惜憾的是该藏本卷七末三页半系据他本抄配补苴，并阙失张氏补注一条。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，此珍秘佳本遂复见行于世。

清康熙四十七年（一七〇八），儒学名臣李光地从石门吕无党家借得张洽校刊原本翻刻，但吕氏藏本无张氏原跋，李氏仅以“内有补注，作行书，填‘洽’字”而推测是“文公门人张元德所刊定，尤非近本可比”。清人萧穆《记朱文公昌黎先生集考异原本》说：“此书原本未见宋人他刻，李文贞公从石门吕无党家藏宋椠借刊……然张氏无序跋及刊刻年月……”（《敬孚类稿》卷九）故李跋谓“疑是”云云。李光地翻刻本虽阙失张洽原跋，却完好地保留了张洽的三条补注。李氏殁后，书板散落，传本日稀，今存者仅北京图书馆一处，弥足珍贵。李氏翻刻张洽校订本使士林醒悟到，原来在通行的王伯大编纂本之外，还有一个更符合朱子原书本来面目的十卷本。后来乾隆修《四库》时，馆臣就依李光地刊十卷本收录编入《全书》，定名为《原本韩集考异》。同时兼收王伯大编纂之四十卷本，题作《别本韩文考异》。及至清光绪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，又有新阳赵元益据李光地刊本重刻再行，于是流传益广。故今可知见之张洽校订十卷本，有宋原刻本、清康熙李光地翻刻本、乾隆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光绪赵元益重刻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宋刊影印本。此为同一源流的十卷本《考异》的版本系统，。

此外，另一种宋刻十卷本《考异》，现藏南京图书馆。该本题名《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》，每半页九行，行十七字，小字双行十九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，版心镌题“韩考异”，卷首钤有“山阴祁氏藏书之章”、“澹生堂经籍记”、“旷翁手识”、“朱彝尊印”、“竹垞”、“惠栋之印”、“定宇”等藏书印。卷一、卷二原刻已佚，配以旧钞。南图藏本源自清丁丙八千卷楼，当时与宋魏仲举辑刊之《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》同装一匣，世人遂以为魏氏同时所刊。该本后归藏江南图书馆，民国初涵芬楼据以影印。但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四中题识述此刊本“每半页九行，行十八字，版心或题‘韩文考异’、或‘韩考’、或‘文考’、或‘考异’、或‘韦考’”，则与南图藏《考异》的版式有所不同。然至今未见宋刻十卷本《考异》另有著录，亦未见丁氏所述《考异》之面目，故疑此著录中所提之刊本即南图藏本。其时由丁丙所藏，后由缪荃孙购赠江南图书馆而流传至今。涵芬楼影印南图藏本书后有王棻和孙毓修二跋。王跋云：“其书当与《五百家注》同时所刊。惟每页十八行，每行十七字，小注则十九字，与《五百家注》异，盖本朱子原定行款也。”孙跋曰：“此宋刻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集》，据《曝书亭集》及《天禄琳琅志》，则宋庆元六年建安魏仲举刊本也……《四库》本据富观楼翻聚珍本著录，止《正集》四十卷，此本并《外集》十卷，序、传、碑、记一卷，《类谱》十卷，《考异》十卷，釐然具在，虽间有钞补，然仍据宋本影写，固完帙也。《考异》犹是朱子原本，未为王伯大所乱，更是罕见秘籍……今归江南图书馆，古色古香，实宋椠之至精者。”然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五十二《跋五百

家昌黎集注》一文及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三宋板集部的著录，均未提及十卷本《考异》。清章学诚《韩文五百家注书后》说："《韩文五百家注》……无《外集》、遗文，盖魏仲举裒辑诸家，朱子《考异》未出，故《外集》、遗文犹未有定本也。"因此，称该本与庆元六年魏仲举所辑《五百家注》"同时刊行"的说法，似嫌证据不足。

经校勘发现，南图藏十卷本《考异》并无张洽补注及补辑的赵德、欧阳修、苏轼三篇文章。但抄配之卷一末却抄录了张洽补注一条，殊为不伦。另外，以祁县图书馆藏本与南图藏本校比，南图刊本中文字舛误、错乱之处颇多。如卷三《感春三首》诗末衍"寂寞"及其注文；"积阻"作"积祖"；"镟"作"锁"；"纷拄"作"纷柱"；"潇碧竹也"作"潇碧至也"；"撷或作拮"作"撷或作禧"；"公后诗"作"公孙诗"；"刁暗"作"刀暗"；"今君"作"今归"；"义鱼"作"又鱼"；"祈雨"作"祁雨"；"峡石西泉"作"峡西石泉"；"生于小地"作"生于小也"等等。又卷六《题哀词后》与《欧阳生哀辞》两篇本文、校注重叠复出；《独孤申叔哀辞》内容两见；《送幽州李端公》"弓帐服"后本文全缺，校注不全；《送殷员外》本文及校注重出。其粗疏显见，不及张洽校订之本。

另外，明初也有《考异》十卷刻本。罗振常、周子美的《善本书所见录》中著录："《韩文考异》十卷，明初刊。黑口，半页十三行，行二十三字。抱经堂藏本，前有周星诒题识。有'卢氏藏书'、'文弨读遇''数间草堂藏书"、"果亲王府图书记'数印。"其行款、版式与两种宋椠皆不相同。但此明本流传甚少，现今各图书馆均未见著录。

朱子《考异》另有二十卷本，见于北京图书馆等处藏书目录，均为明弘治十五年（一五〇二）王氏善敬堂刻本。其版式为半页十三行，大字二十六，小字双行同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经对校，二十卷本与四十卷本在《正集》、《外集》、附录、遗文等内容上完全相同，只是编排分卷不同而已。值得提出的是，二十卷本中有一刊本为清韩应陛批点校跋，其校正文字之例，一依十卷本，对二十卷本中之舛误重加釐正。如韩愈原文本不标明卷数，应陛则逐卷以黄笔增入。又如十卷本卷三《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》"商听"条，朱氏在"商，或作高"下批"非是"，二十卷本无之，应陛据十卷本增入。同卷《远游联句》"猥欵"条，朱熹云"今或写作'颖'字，亦误"二十卷本作"今或为作'颖'字，亦误"，应陛出校："'或为'之'为'作'写'。"其精细如此。再如十卷本中载韩愈文集卷二十四"碑志"条下有"此卷并是墓志铭，唯郑夫人是殡表，杨燕奇是碑"，二十卷本原无此十九字，应陛据补。眉批中还有应陛对一些校语的阐释和评价，如卷一《别知赋》中"宁安显而独裕，顾阨穷而共愁"二句，各家对此增删议论不一，应陛则从文理出发批云："'安显'二句梗塞前后文脉，删去则呼应尤灵。又，此赋仿《离骚》体，每四句为一章。"又如卷五《城南联句》解题中有黄庭坚语："退之安能润色东野，若东野润色退之，却有此理。"应陛批道："此言有理。盖退之才大，而东野思深，才大者或不耐思，思深则尤能刻入耳。"卷中时见此类妙语。应陛还对卷首的十二条凡例作了考证，认为此条例非朱子所为，而是王伯大南剑刊本所载。此一刊本，亦可供参考。

（作者系本校古籍所助理研究员；责任编辑　胡范铸）